

黑 儒 傳

陳青雲著

第二冊

佳藝出版社

第九章

敌影仇踪

白眉老僧大叫一声：“退吧！”

双双闪电般朝柏林中逸去，眨眼无踪。

丁浩长长吁了一口气，他伤虽不重，但这一连串的剧烈拼斗，内元损耗不少，实在已无能力追击。

只好收剑在原地站立之势急速运功调息，也只盪茶工夫，便告复原如初。

一场暴风雨过去了，除了现场十多具尸体，像是什么也不曾发生过，荒烟、蔓草、废墟、野风。

丁浩想着父亲一代英豪，竟落得如此下场，连死骨都无法安葬，真是欲哭无泪。

他站了整整一个时辰，才举步离开。

第二天，到了谷城，落店歇息，此来是专为白衣女子“梅映雪”所托付的事，白天不宜行动必须等到夜晚。

这几天也着实累了，正好乘机休息。

躺在床上，他不期然地又想到了“白儒”。

如照师父所说，自己的功力已超过他当年，那“白儒”的功力，足可与师父当年分庭抗礼。

他是个可怕的人物，如助纣为虐，中原武林将无宁日。

他也想到了家仇、师恨，到现在可说是一无头绪。

家仇的幕后元凶，尚不知是谁。

师恨的症结“九龙令”更是一点端倪都没有！当年到底是谁冒充“黑儒”，干下这震惊天下的事？

他忽然忆起在洛阳城“烟云客”宅中，所遇的那个假“黑儒”，会不会是他呢？

不过，那假“黑儒”的身手，独在“玉面侠司徒青”之下，可能只是江湖宵小，覬覦“烟云客”的财富，而起的歹念。

.....

一觉醒来，已是掌灯时分，叫小二把酒食送到房中，慢慢吃喝，等到了起更时分，整衣出店向东门行去。

照白衣女子所说，那东西取到之后，必须以另外包装，方不被人认出，于是顺便在街上买了一只藤匣，然后安步当车，朝城隍庙走去。

他那形状，可就十分惹眼了，儒装佩剑，斜挎招文袋，手里还提了个藤匣。

不久，到了地头，他径直入庙。

除了庙门口的天灯外，庙里一片漆黑，直到大殿，才见灯火。一个老庙祝在殿檐长椅上打盹。

丁浩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殿中，一飘身上了承梁，一看，不由傻了，梁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他飘身落地，不知如何是好，白衣女子当然不会无中生有，那革囊到那里去了？

这承梁高有两丈余，若非武林人物，根本上不去，普通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攀上承梁，是否白衣女子行踪不密，在藏物之后，随即被人取走？

如果是这样，要寻回的希望便渺茫了，而自己也没空为她的革囊四处奔走追寻……

庙祝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发现殿中人影，不由惊呼道：“什么人？”

丁浩向殿门走了两步，道：“别大惊小怪的！”

那庙祝打量了丁浩几眼，仪表装束不同凡响，忙改容躬身道：“公子是闲游么？”

丁浩点头“唔！”了一声，看过庙祝是个平常人，不像有功力的样子，心想，何不设法探问一下，看这几天有什么特殊的人在庙中走动。

心念之中，若无其事地道：“庙中香火不错？”

“唉！不瞒公子说，三天下雨两天晴，阴晴不定，五六口人指望着生活，日子难过，除了庙期，难得有人上庙，这年头人难过连神也遭冷落了！”

“这两天庙里有客人？”

“嘿，别提了，什么客人，一个老无赖，身上刮不出二两油，赖着不走，每夜不醉不睡，要他捐点香油钱，却是一毛不拔！”

就在此刻，一个声音骂骂吵吵地道：“老蟑螂，这庙可是你们的祖产，狗眼看人低，我老人家可不作施舍！”

老庙祝气得发抖，回身面对院子道：“怎地出口伤人？”

“谁要你背后骂人？”

“这本是事实……”

“老蟑螂闭上你的嘴，去挺尸吧，不然要你看！”

老庙祝似乎是畏惧来人，口张了张，想说什么又不敢说的样子，望了望丁浩，真的转身走了进去。

丁浩觉得十分可笑，目光扫向院中，只见一个脚步踉跄

的老者，正朝大殿走来。

这老者衣履不整，鬓发却已斑白，一手提着一个大酒葫芦，另一手抓着一个蒲包，看来是下酒之物。

到了殿门，一眼望见丁浩，不由怔了一怔。

一怔之后，自顾自进入大殿，坐在角落里。

丁浩一眼便已看出他是个江湖人，而且可能身手极高。

老者放下葫芦、蒲包，然后才抬头望着丁浩，怪腔怪调道：“酸秀才，今夜怎忽地起雅兴逛城隍庙？这地方一点也不雅！”

丁浩倒是吃一惊，对方竟一口道出自己名号，而自己对这衣着褴褛的老者，却摸不清路道，当下冷冷一晒道：“阁下怎知在下外号？”

“蓝衫、锦袋、古剑，这还不够认出么？”

“在下可以请教么？”

“如不嫌弃，坐下来喝两口，怎样？”

“叨扰不便……”

“这就显得酸了！”

“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走了过去，老者扔过一个蒲团，道：“别弄脏了衣服！”

丁浩毫不拘泥地从了下去，心想，这老者古怪，那失去的革囊可能与他有关，等会伺机套问一下。

老者推开蒲包，是一只烧鸡，一大堆熟切牛肉，撕了一半烧鸡递与丁浩，然后拔开葫芦塞，道：“你是客，先喝！”

丁浩不客气地捧起葫芦，嘴对嘴饮了一大口，又递了回去，道：“好酒！”

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夫衣食可以不顾，这黄汤得选好的

灌!”

两人吃喝了一阵，丁浩重行道：“阁下如何称呼？”

老者又是一个哈哈道：“不雅，不雅，说出来扫兴，不提也罢！”

“但既碰上了，总得认识一下呀？”

“你一定要知道？”

“理当请教的！”

老者咕嘟嘟鲸吸了一大口酒，用手一抹鬓上的酒渍，生怕被人听到似地低声道：“老夫是做没本钱生意的！”

丁浩惑然道：“这话怎么说？”

“连这也不懂，老夫是高人！”

丁浩恍悟道：“梁上君子？”

“对了！”

“不过，阁下这高人当不同一般高人？”

“哈哈，有意思，所不同者，技艺更高明些而已！”

“阁下尚未示知名号？”

“树摇风！”

“树摇风？”

“对了，如树影摇风。”

丁浩不觉莞尔道：“妙，很雅，当浮一大白！”

“树摇风”乐得咧嘴大笑道：“当饮一大口！”

说着，又鲸呼了一阵。

突地正色道：“秀才老弟夜游鬼气森森的城隍庙，不是无因吧？”

丁浩心中一动，机会来了，不疾不徐地道：“阁下说对了！”

“什么贵干？”

“有位朋友，寄存了东西在庙里，托在下来取！”

“哦！原来如此，寄与庙祝么？”

“不，寄与城隍爷！”

“这很妙，东西取到了？”

“不很妙，不翼而飞。”

“是件什么东西？”

“一个革囊？”

“很值钱吧？”

“可能，但在下也不知到底是什么物事！”

“既然丢失，那只有问城隍爷讨了！”

丁浩一晒道：“看来只好如此了！”

“城隍爷如果不认帐呢？”

丁浩一听话中有因，语含深意地道：“在下是讨帐能手，不给不走！”

“哈哈，不走，留下管香火么？”

“那香火便要断了！”

“树摇风”抓了一大把牛肉放在嘴里，老半天才吞下去，又灌了一口酒，舔嘴咂舌慢条斯理地道：“城隍爷极是灵验的，稍停问他讨就是。”

丁浩点了点头道：“这一说，在下放心了！”

酒干菜净，“树摇风”醉眼迷离地站起身来，走到神座前嘿嘿一笑道：“城隍老爷，别人来讨东西了！”

丁浩看着好笑，却不作声，看这老偷儿玩什么把戏。

只见老偷儿爬入神龛，在神像后取出一个革囊来，笑嘻嘻地递与丁浩道：“是这东西么！”

丁浩接过手来，道：“在下代物主向阁下致谢！”

“不必！不必！”

“在下告辞了……”

“慢着！”

“阁下有什么指教？”

“我老偷儿代为维护此物，是看在同行份上……”

丁浩大是困惑，愕然道：“同行，与谁同行？”

“寄放脏物的人！”

“什么，赃物？”

“不是么？”

丁浩有些啼笑皆非，白衣女子，惠质兰心，一代绝色，难道真的是老偷儿的同路人？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心念之中，惊愕地道：“阁下知道物主是谁？”

“一个临凡仙女，不错吧？”

丁浩惊愕莫可名状，剑眉紧锁道：“她……她与阁下是同行？”

“对了！”

“但……她说这是她祖传之物……”

“哈哈，祖传之物，还有失主追上门呢，若非老偷儿使了一记绝招，东西早被人追回去了，城隍爷又奈其何！”

“这……这……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老偷儿亲眼所睹的。”

“革囊内是何物？”

“这个老夫不会看，行有行规，帮有帮法。”

丁浩顿生冷水浇头怀抱冰的感觉，他心目中圣洁女神的偶像，被打破了，“梅映雪”天仙化人，却是个江湖下九流的人物，这是做梦也估不到的事。捧着那被称为赃物的革囊，真不知如何是好？

“树摇风”嘻嘻一笑道：“秀才老弟，只有你才配得上那白

衣女子，恰是璧人一对！”

丁浩只“嗯”了一声，心情陷于纷乱之中。

他第一次倾心一个女子，而这女子竟是个鼠窃狗偷。

“树摇风”接着又道：“你猜这东西是什么来路？”

丁浩冷冷地道：“什么来路？”

“说出来你会吓一跳，‘望月堡主郑三江之物’！”

“取自‘望月堡’？”

“那倒不是，取自郑三江的手下！”

丁浩下意识地道：“偷得好！”

“咦！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郑三江那老匹夫一手遮天，该挫挫他的锐气。”

“嗯——秀才老弟，你这东西一现眼，马上就有好戏上场……”

“在下求之不得！”

“老夫明白了，你是有意要斗斗‘望月堡’，所以才要她下手，是吗？”

丁浩心一凉，这并非行事之道，白衣女子取这东西，或许有她的用意，也许这本是她的东西，被“望月堡”中人得手，她又取回来。

自己如一招摇，必误了她的事，身为侠士，来清去明，岂可因一己之私，贻祸于人，何况她是个女子。

心念之中，道：“阁下错了，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是吗？”

“信不信在于阁下！”

“别阁上阁下的，你叫老偷儿一声老哥哥，不会辱没了你吧？”

“那里话!”

“你从荆山来的是不是?”

丁浩一怔神，道：“不错!”

“去过黑石谷天音洞?”

丁浩骇异莫名，惊声道：“哦？老哥哥怎么知道的?”

“猜到的!”

“猜？老哥哥有未卜先知之能?”

“那倒没有，最近我去看了一趟老搭档‘全知子’，是他说出你会应允他办这件事，此地距荆山不远，所以胡乱猜一猜。”

“老哥哥也认识‘全知子’?”

“岂只认识，还是多年搭档!”

“这么说来，都算自己人……”

“小老弟，若非如此，我能冒昧与你拉关系?”

“他没有什么吧?”

“静待你的好音!”

“他没白等，事情办妥了!”

“你……已经借到‘雷公匕’!”

“侥幸办成!”

“树摇风”作了一揖，道：“老哥哥我代‘全知子’先行向小老弟致谢!”

“不敢当!”

“小老弟，如有什么差遣，老哥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丁浩大受感动，这代表了江湖中的义气，也说明了盗亦有道，单只慨还革囊一事，便可看出老偷儿的为人，当下欠身道：“如有借助鼎力之时，小弟自为奉恳!”

“别说得那么见外，你不顾奔波涉险，援手‘全知子’，老哥哥我感同身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此乃江湖人本色。”

“小弟并无布恩市惠之意……”

“这话说得离谱了，你还不够豪爽！”

“是小弟接受这指教！”

“哈哈，这才够意思！”

丁浩心念一转，道：“老哥哥方才说与‘全知子’前辈是搭挡？”

“不错呀！”

“又是同行？”

“不，不，那你错了，是同道，也是知交，老哥哥我走千家，穿百户，所见所闻不少，而‘全知子’又是阅历极丰之人，彼此同济，否则人非神仙，焉能全知天下事，这不过极言其见闻超人一筹而已，说得难听点，我们是狼狈为奸，哈哈哈哈哈……”

丁浩由衷地颌首道：“前辈所说是至理，只以‘冷面神尼’的‘石纹剑’下落而论，他便束手了。”

“照啊！他被囚了十年，真是冤哉枉也，那尼姑也真狠，只为了一句话，便折磨人十年…”

“据说是无意泄了神尼之秘？”

“其实又有何害，所谓隐秘，说穿了便没多大了不起。”

“小弟此番北上，‘全知子’前辈便可脱困！”

“老哥哥我静待好音！”

“小弟想找两个人，不知老哥哥可有线索……”

“什么样的人？”

“一个是‘江湖恶客胡非’，另一个是‘长白一枭’！”

“树摇风”灰眉一皱，道：“这两人已多年不现踪了，老哥我注意这件事便是！”

“如此，重托了！”

“好说！”

“还有一个人叫‘云龙三现赵元生’，据判断是受‘望月堡’包庇，可是迄无线索，老哥哥有所闻否？”

“树摇风”一拍后脑袋道：“真绝，老弟弟要找的人，尽是下落不明之辈……”

“那只好慢慢查访了！”

“老弟找这三人是……”

“不瞒老哥哥，小弟不计代价，必欲得此三人，目前能找到其中之一便好了。”

“嗯！我尽力而为。”

丁浩忽地心念一转，想到带着这革囊行走江湖不便，白衣女子不知何时来取，她曾说过，无妨寄存稳妥之处，当下沉吟着道：“老哥哥，这革囊请暂时代为保管，如何？”

“为什么？”

“带着不便，对方不知何时来取！”

“好，可以！”

于是丁浩把革囊放入预置的藤匣中，递与“树摇风”，又道：“老哥说那白衣子与老哥是同行？”

“树摇风”嘻嘻一笑道：“那只是一句戏言，东西是她取自别人不假，但她并非‘空空妙手’这行道中人，不然，岂非与如此佳人，奈何作贼之叹！”

丁浩闻言，心中大慰，原先的疑虑，顿告烟消云散，一看时间不早，话也说得差不多了，事情也算办妥了，没有再耽下去的必要，当即抱拳道：“老哥哥，后会有期了！”

“树摇风”面上现出了依依之情，沉声道：“小老弟，不久再见，我也可能北上，今晚结识了你，老哥我引为生平快事！”

“小弟亦然，告辞！”

说完，转身出殿，向庙门口行去，甫出庙门，只见一条黑影，如鬼魅般飘忽而至，若非是丁浩这等目力，还真不易发现，登时心头一震，暗忖，好快的身法，立即朝门里一缩身，隐入墙角去。

黑影直掠入庙，到了大殿前的院中停住，这时可以看清来人一身黑色儒装，佩剑，看面形约在四十岁左右。

来人发了话：“老偷儿，出来答话！”

殿内传出了“树摇风”的声音：“谁呀！”

“老相好的！”

“我醉欲眠君且去，老夫没你这相好！”

黑影只一晃，便入了殿中，身法之快，令人咋舌。

“呀！你……”

“区区‘黑儒’？”

“不错！”

“有何见教？”

“把那革囊交与本儒！”

“树摇风”惊惶的声音道：“什么革囊？”

“别装佯，本儒没太多时间。”

“可是……老偷儿不知阁下在说什么……”

“嘿嘿嘿嘿，老偷儿，你还不想死吧？”

“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把东西交出来！”

“要老偷儿交什么出来？”

“那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呛！”拔剑的声音。

一条人影，如一溜轻烟般从殿中飘了出来，另一条人影跟着追出，同样的快得不可思议，那先出来的是“树摇风”，脚才沾地，便被那自称“黑儒”的截住了。

“树摇风”惊怖莫名。

黑衣人一抬手，剑尖直指“树摇风”前心。

“交不交出来？”

“树摇风”惊呼道：“黑儒，老夫自知不是你的对手，要杀便下手吧！”

“没这么简单！”

“阁下准备怎样？”

“本儒要你慢慢死，不交出东西，不让你断气。”

“树摇风”突地玄奇诡绝地一摇一晃，竟脱出剑尖控制，到了丈外，这一手，的确是惊人之至，连假“黑儒”都为之怔住了。

蓦在此刻，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朋友，幸会啊！”

场中，多了一个黑衣儒士，与先现身的，一模一样。那先现身的暴退数尺，双目露出了骇芒惊喝道：“朋友何方高人？”

“洛阳一别，本儒无时不在念中！”

“你……你……”

“朋友，冒充别人，可一不可再。”

“树摇风”惊震莫名，连退了三四步，想不到竟同时出现了两个“黑儒”。

这后来现身的，正是丁浩。

假“黑儒”身形一晃，丁浩剑出如电，横在对方身前，寒

声道：“朋友说出你的来路？”

“黑儒！”

“哈哈哈哈！”

伙人的狂笑声中，丁浩长刺疾剑而出，那假“黑儒”举剑相迎，一招，两招……第五招，一声惊呼，假“黑儒”长剑一折为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假“黑儒”猛力掷出断剑，这一着，倒是出人意料之外，丁浩举剑一挑，假“黑儒”乘机弹身而起，闪电般越屋逸去。

丁浩大喝一声：“那里走？”急起即追有如流星赶月。

这冒充的“黑儒”，身法煞是不弱，在武林中已可列拔尖之流，追了一程，眼前现出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丁浩心想，如让他逃入林中，便无法可施了，当下猛提真力，加速身形，如浮光掠影般一下子截在头里，正好到了林缘。

假“黑儒”掉头向侧方掠去。

丁浩岂容他再脱身，如影附形而上，一剑划出，“哇！”地一声惨哼，假“黑儒”打了一个踉跄，背上开了半尺长一道口，血流如注，丁浩走到他身前，用剑指正他的心窝，冷酷地道：“何物小丑，竟敢冒充本儒，报上来历？”

假“黑儒”凄厉地道：“休想！”

“找死？”

“要杀便杀！”

“嘿嘿嘿嘿，别忘了你对老偷儿说过的话，在你未说出来历之前不会让你断气。”

假“黑儒”全身一颤，咬牙道：“黑儒，你尽管下手，自会有人收拾你！”

“收拾本儒，哈哈哈哈……”

“你等着瞧!”

又是一声惨叫，剑尖入肉。

“说是不说?”

“不说!”

“你想尝尝‘孤险搜魂’的味道?”

“本人既落你手，认了!”

“好哇!”

“呀!”

惊叫声中，假“黑儒”面具被揭下，赫然是一个年约五旬的浓髭老者，面孔极是陌生，丁浩阅历不深，即使对方是巨憨大犍，他也无从认出。

“说是不说?”

“不说!”

丁浩一指弹出，假“黑儒”惨叫一声，蹲了下去，倒地翻滚……

“说，本儒网开一面，放过你!”

“我……我……哇!”

一样闪亮之物，从林中射出，袭向假“黑儒”，丁浩不虞有此，待回过意来，挥剑格扫，业已无及，假“黑儒”四肢一阵颤抖便断了气。

丁浩双目尽赤，气冲斗牛，弹身入林，只见一条白影，业已在十丈之外，眨眼即逝，没入暗夜之中，只这一眼，他已认出下手灭口的是“白儒”。

毫无疑问，这冒充“黑儒”的，是“望月堡”爪牙。

他又折回尸体之旁，俯身一看，致命的是一柄匕首，从脑海“玉枕穴”插入，直没及柄，手法之准，用心之酷，令人咋舌。

那白衣女子等在城隍庙中的墓碑，确是相当重要之物，不然“望月堡”怎会不致世为这多高手追杀。

照“树摇风”所言，那墓碑是白衣女子取目“望月堡”人之手，而白衣女子却说是她所修习之人退看，到底事实真相如何，便不得而知了！

当然，那墓碑“望月堡”更不会放过，以“树摇风”之能，怎可坐视？

远远，似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异声，丁浩冷冷地道：“什么人？”

一条人影，应声而现，一闪便到了跟前，赫然是“树摇风”。

“树摇风”抱拳道：“老偷儿‘树摇风’见过阁下！”

丁浩冷漠依然地道：“何事？”

“一来瞻仰阁下风采，二来谢援手之德！”

“不必，你认看死者是何来路？”

“树摇风”上前数步，低头一番视，惊声道：“想不到竟然是他！”

“他是谁？”

“名震大漠的‘追风剑客冷于冰’！”

“唔！”

“他曾与老偷儿有过一段不浅的交情，想不到会来这一手，真是人心隔肚皮，难以摸透！”

“他当然是受人指使而为！”

“如非阁下重临江湖，这斯可能搅得武林鸡犬不宁。”

丁浩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九龙令”的公案，会不会是这“追风剑客冷于冰”所为呢？“树摇风”既与他有过交往，也许能探出些端倪，心念之中，沉声道：“追风剑客此人，本儒很